

蘇東坡詩文與中國文化

禳 夢 庵

記得抗戰期間，報章雜誌上曾討論過蘇軾的詩文對中國社會的影響。當時論者頗有謂中國古時士大夫之不勇於進取，是受了東坡詩文的影響，因為他的知足長樂與順應自然的人生態度，由於他的詩文美妙而使之藝術化、普遍化了。事隔三十年，再回想這些說法，不免有偏頗之感。蓋中國文化，有其自己的根源、環境，如純以近世西方學說的觀點來看中國文化，不免有歪曲之弊。

近時有些西方學者，對此已有理會，如紐約聖約翰大學校長波克等人，即推崇中國文化最大的好處是「自己能抑制其過份的發展」是「優美的人文主義」。這是由於近年科學進步太快，出了毛病，才有此反省的。

我國古時，除戰國時代一度競爭激進外，漢以後又回到安定的農業社會。這裏有人為的因素，不純是自然發展。農業社會缺點是進步慢，優點是安靜而長久。近時歐美流行的文學藝術，數

年即成過去，而我們居今日讀一兩千年前詩人的作品還非常親切，這是中國文學的永久性。蘇東坡詩文中的知足長樂與順應自然的精神，是植根於中國的自然環境與民族性之中的。他不是故意想宣揚什麼，而是把大家所嚮往的意境以詩文寫出來罷了，如其「超然臺記」云：

凡物皆有可觀，苟有可觀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也。鋪糟啜醜，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飽，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？夫人所以求福而辭禍者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物慾者有盡；美惡之辨戰乎中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，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，是謂求禍而辭福……

哲人建識，真足為現代文明作一針砭。自來西方文明即以神與物為中心，而中國文明則以人

為中心。且知人的快樂，也要向內心去求，不能全求之於物慾，這就是東坡所謂的遊於物之外。東坡漂流江海，備受折磨，始終能悠然自得者，就憑這點工夫。非有憬悟的天資與高深的修養者，不能到此境界，文學史家們常說：杜甫的詩是以儒家為背景，李白的詩是以道家為背景，如以此為例，則蘇東坡的詩文更融會儒道佛（禪）三家的境界，所以才能形成超然自在的人生觀，平易近人的性格，雍容敦厚而又多情善感的心地。他的詩文、書畫、政事，都是他人格的表現。如其道人不遇小詩云：

「花光紅滿欄，草色綠無岸，不逢青眼人，長歌白石澗。」

只二十字，寫得何等華美自在！這是將自然人生的境界都參透了的作品。這超然的觀點（包括人生觀與宇宙觀。）在他的前赤壁賦中已有所論述。如他說：「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

地會不能一瞬；自其不變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又何羨乎？」這是他從儒道佛三家體會出來的宇宙觀。下面又云：「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我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為聲，目寓之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之無盡藏也。而吾與子所共適。」清高，曠達而又有不伎不求的精神，這才是東坡的本色，吳稚老稱之為「清風明月的人生觀」，堪稱妙喻。蘇東坡融會消化了中國文化，也創造增加了中國文化。他在中國古代文人中，有其重要性，自不待言。東坡志林中有一條云：

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縱步松風亭下，足力疲乏，思欲就林止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，意謂如何得到，良久忽曰：「此間又有甚麼歇不得處？」由是如掛鉤之魚，忽得解脫……

這是東坡悟道語，激進之士讀之，必格格不入，但如換一付心腸，又覺得何等發人深省。又一條云：

「臨臯亭下，不數十步，便是大江，其半是峨眉雪水，吾飲食沐浴皆取焉，何必故鄉哉？江山風月本無常主，閒者便是主人。」

又望湖樓詩云：

「未成小隱聊中隱，可得閒閑勝暫閒。我本無家更安住？故鄉無此好湖山。」

上引兩段詩文均甚有意思。陶淵明詩云：「心遠地自偏」，所謂閒，也不一定是指無事，主要是心閑，不為無聊的物欲所引誘，能與大自然為友即是悠閑。人若終日忙於聲色貨利，雖有江山風月也無心欣賞。人役於物，役於慾，連自己都作不得主，那還能作江山主人？東坡以天下為家，飲峨眉雪水即如歸故鄉，既說天地間物各有主，又說江山風月無常主，是有主者為有形之物，無主者為超然之美，這種境界，東坡已深切地體會到了。

中國文化經過魏晉及五胡之亂的變化融合，至唐是一復興期，宋是成熟期。蘇東坡正是這成熟期的代表人物。宋世的通儒都懂得事物之理，懂得研究學問的方法，其條理之縝密，頗合於今日之科學方法。如司馬光著「通鑑」所用的比較、選擇、歸納的方法，蘇軾在「石鐘山記」中所表現的懷疑、探討、求真的精神，均令人欽佩。但中國古代文人更重視形而上的「道」，正如東坡在其日喻一文中所說的，「道可致而不可求。」深恐只憑方法，一力研求，往往會有所得，亦有所蔽，以偏概全，反生流弊。中國社會進步慢，古時士大夫不熱心於所謂「物質文明」的研究，確也是原因之一。但由於進化慢，也抑制了窮奢極欲與過份的生活競爭，因而使中國文化有較永久的芬芳，雖然這芬芳是淡淡的如芝蘭之香。

生活，故先天即有競爭性。故有人說中國是農人的文化，西方是水手的文化，自始即有地理環境與性質上的不同。（中國偏於靜，西方偏於動）這兩個文明隔嶺各自發展了幾千年（印度文明是印歐族的文化，自始其思考仍是西方的），直到十七世紀，才正式開始接觸，中國有些古代的發明傳入歐洲，遂使這兩百多年間，西方文明突飛猛進，欲罷不能，直到最近，飛躍的科學進步，威脅世人的安全，有識之士，才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好處。過去我們引為自卑的文化停滯現象，竟被世人認是優點了。

其實人類高等文明，一共不過兩三千年，如與自然界比起來，實在太短，連一棵大樹的年齡都比不上，過去不是中國文化進步慢，而是近三百年來，為謀利而競爭的西洋文明進步太快，開發得太厲害。如仍繼續下去，則地球實在太小。大家都要提高生活水準，爭強，爭霸，把大地的母親破壞得體無完膚。即在和平競爭之下，不久將來也會使人在地球上無法生存下去，更不要說原子大戰了。當年英國哲人羅素到中國來，看見杭州的轎夫都面帶笑容，遊歷到北方，看見貧富的人們都很自足。於是他說：「不論生活如何，中國人是全世界上最快樂的人。」我們可以說，這種快樂就是「東坡精神」。今日我們為復興文化而紀念蘇東坡，開倒車回農業社會固不可能，然應該將古時這些哲人、詩家的見解向世人介紹，與以恰當評價，使大家有所領悟與警惕，則將來為了挽救人類的新危機，中國文化再度成為世界文明的明燈，非不可能。